

地層下的採礦人

王默人的礦工書寫

一個曾為台灣礦工血淚書寫的來台作家，一個為低下、弱勢階級發聲的小說家，在台灣的主流文壇中某種程度也像是他筆下的「地層下的採礦人」，下入坑裡，渾身煤灰，儘管賣力掘礦，仍難免被坑外的慶典與喝采所遺忘！

◆向陽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

1.

今年6月10日，接到清華大學台文所陳建忠教授傳來臉書私訊，信上說他正在收集王默人先生資料，得知我編輯《自立晚報》副刊時，曾經刊載王默人先生的中篇小說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，協助其後小說集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的出版；信上也提到，現年近八十的王默人先生人在美國，對當年之事仍念念不忘，「非常感謝」；信末則希望我如有相關訊息、手稿或資料，能夠提供給他存檔作為研究之用。

這封私訊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，有關於小說家王默人先生以及1980年代初期我編「自立副刊」時與他的一些互動，算一算，竟已三十多年過去了。印象中我還保留有當年王默人先生給我的信、稿件以及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的原稿首頁，然而，我的書房極亂，一時之間也無從找起，只好回信給建忠兄，請他稍候一段日子，找到後當再傳去。

時光飛逝，整個暑假過去，還是沒能找出王默人當年的相關信稿，只依稀記得我保存在兩大紙箱文友來信、來稿之中，去年出版《寫字年代：台灣作家手稿故事》時，我曾見過，又

不知堆積於何方了。

就這樣，時序已入秋，心中總是掛念著此事，也就不由得經常浮現1980年代我在《自立晚報》編輯副刊的畫面，追想當年如何拿到王默人先生稿子，與他結緣，以及後來忽然與他斷了音訊的種種。

直到中秋過後，因為《文訊》製作專輯的壓力，終於逼使我找到了散置於兩大紙箱中的王默人先生信稿，如獲至寶，也幫我回憶了當年互動的過程。

2.

我與王默人先生算不上熟識，在拿到他的中篇小說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之前應該也沒見過面。知道他是小說家，來自我年輕時代的閱讀經驗：我知道他是1950年代崛起文壇的傑出小說家，第一本小說集《孤雛淚》一出版就獲得梁實秋先生的肯定；我讀過他的小說集《沒有翅膀的鳥》、《地層下》、《周金木的喜劇》，以及評論家何欣先生視他為「來台的中下階層小人物的代言人」的評價；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資深記者，曾在《中華日報》、《經濟日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服務過，當時任《聯

合報》記者。就只是這樣而已。

我於1982年8月接編「自立副刊」，當時的《自立晚報》還是一份小報，不僅難以望項背於日報中的兩大報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，就是在晚報中也殿後於《大華晚報》、《民族晚報》。這樣的媒體生態，使得當時才27歲的我必須加倍努力，充實副刊內容，提振它的影響力，而唯一最有效的辦法，就是勤於寫信、打電話，向識或不識的作家約稿，透過文壇名家的作品來豐富「自立副刊」的可讀性，以吸引更多作家、更好的作品進入「自立副刊」。

而王默人先生和他的中篇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的取得，就是我剛接編「自立副刊」之際取得的名家作品之一。印象中，我是再三約稿方才取得王默人先生的稿子的。手邊存有的一封信可以說明：

向陽兄：

賀年片收到，謝謝！

自 兄接編「自立副刊」後，版面與內容均有突破性改變，這不僅為《自立晚報》帶來很大光輝，相信也會對我國文壇發生深遠影響，可喜可賀！

承蒙再三約稿，至為感激！拙作中篇何時刊出？便中煩請賜告！

敬頌

編安

弟 王默人上 一九八二、十二、卅一日

王默人先生的信寫在「聯合報新聞專用稿紙」之上，字跡工整，力透紙背。信中所說的「中篇」就是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，這篇小說的題材相當寫實，以出身礦工家庭的第二代阿蓮為主角，寫她為了生活離開礦村，進入都

市，為求養家，忍痛犧牲色相，最後解決家庭生活問題，回到礦村，重獲幸福的故事。小說除了對於礦工的女兒阿蓮寄予同情之外，也深刻地描繪了當年台灣礦工的生活處境和心境，動人十分。

我還記得，這篇作品是王默人先生親自送來報社，他先約時間，準時來報社，談吐有禮，誠懇謙虛，我至今印象深刻。那是1982年11月的事，我接下他帶來的稿件，告訴他我會仔細閱讀，一有決定就會回覆他；但因為中篇字數，勢必得以連載方式才能發稿，也要等現有連載刊登結束才能排版發表。

在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之後，進入1980年代的台灣，本土寫實文學逐漸受到肯定，以本土素材寫出的文學作品也逐漸形成主流，當時的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小說獎脫穎而出的作品即可印證，得獎者多為年輕而具本土經驗的小說家（如李昂、廖輝英、黃凡、宋澤萊等）。1935年出生來自中國大陸的王默人先生和他們顯有差異；他也和當時已經赫赫有名的同年代作家處境不同，與他同輩的黃春明、白先勇、陳映真、王禎和都已擁有廣大讀者群，但他並不顯著。以一個外省來台作家而寫本土題材，他幾乎就是一個「異數」。

對初接副刊的我來說，王默人先生及其小說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的出現，卻不是「異數」而是佳音。我當晚就把這篇中篇一口氣讀完，深受他的情節鋪排、人物塑造和作品中流露的人性關懷、人道精神所感動。他長期擔任記者，對社會與人性知之甚詳，文筆流暢，兼以對礦村的了解又遠多於年輕小說家，因此觀察入裡、刻繪細膩，遠非書房中的想像所能企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立刻回了電話，告訴王默人先生，副刊很榮幸能刊登他的作品，但因為尚有連載，需要等些時候，電話中他也很高興

地同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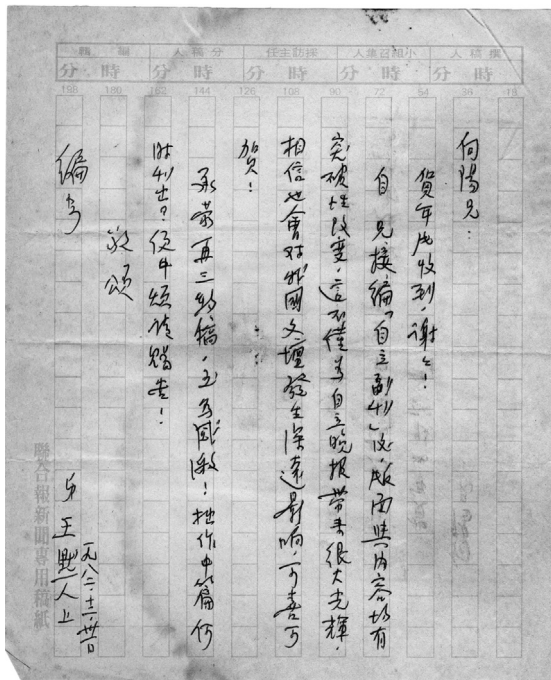
3.

等到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開始在「自立副刊」連載，已是1983年3月21日。在這之前，我從16日開始在副刊上打出「名家力作：王默人／最新中篇『阿蓮回到峽谷溪』即將於近日本刊隆重推出」的預告，連登五天，希望引起讀者的重視；刊出當天則以半版篇幅顯著登出，我事前委請名畫家周于棟畫插繪，使得整個版面看來活潑生動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左上角連載中的「人生金言」專欄，我特別選用梁實秋先生的小品〈時間即生命〉來搭配。一般的讀者可能不以為意，但我希望王默人先生能體會我對他將作品交給「自立副刊」所表達的敬意——梁實秋是第一個賞識王默人處女作《孤雛淚》的評論家。

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刊出後，果然受到讀者的喜愛與重視，也受到評論家的推重。讀者的這一端，副刊常接到讀者電話或來信，追問何時刊完？何時出書？從刊出日到4月29日連載39回刊畢，這樣的問詢從未停過，因此而有其後由自立晚報出版部出書的完美結果。評論家的這一端，當時常為「自立副刊」撰寫評論的何欣教授、葉石濤先生不只口頭跟我推重這篇小說，其後還分別在他們的評論中正面肯定王默人作品的分量。何欣教授早在1970年代就對王默人作品多有肯定，葉石濤則在1985年出版的《沒有土地，哪有文學》一書中強調王默人是「大陸來台作家中最能瞭解本土民眾的生活及心聲的人」。

連載結束後，《自立晚報》出版正大力改革原有的「自立文庫」水平，這個階段，因為舉辦百萬小說獎入圍（得獎者從缺）的三部長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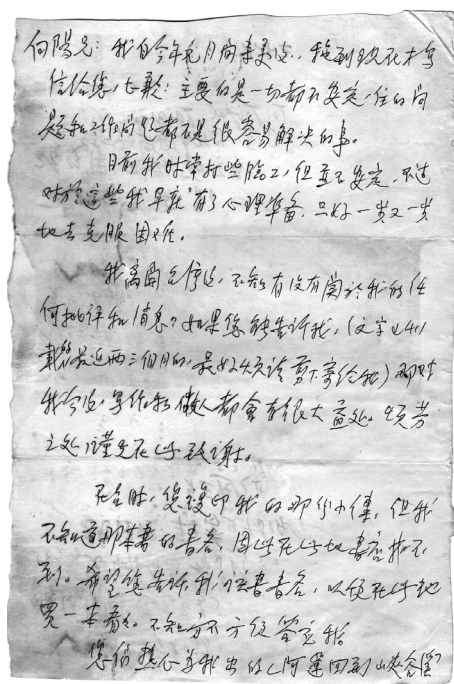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12月31日，王默人致向陽信。（向陽提供）

《傷心城》（黃凡）、《森林》（王世勛）、《海煙》（呂則之）都在1973年連載結束後正式出版，並獲得好評。王默人先生問詢於我，《自立晚報》有無可能出版他的小說集？鑒於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只是中篇，篇幅不足，我建議他收錄其他未出短篇小說，合為一書，並向出版部推薦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小說集，終於得以在1984年9月出書，並與第二次百萬小說獎入圍的兩部長篇《反對者》（黃凡）、《荒地》（呂則之）同時刊登廣告，成為當年度台灣小說的豐收成果之一。

書房中找到當年王默人先生為出書所寫的序文，約六百字，寫於1984年7月14日深夜。在序文中，他強調寫作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乃是「由於我多年從事新聞工作，對於礦工，我有許多機會與他們接近，我也只是赤裸裸表達他



1983年3月21日，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開始在「自立副刊」連載。（向陽提供）



1985年5月2日，王默人離台赴美後寫給向陽的郵簡。（向陽提供）

們的生命與生活而已」；巧合而不幸的是，6月20日發生海山煤礦災變（72死）、7月10日又發生煤山煤礦災變（103死），短序中這樣寫道：

當這本書快要出版時，恰巧「海山」和「煤山」兩處煤礦先後發生災變，罹難的礦工甚多，我和社會廣大群眾一樣，感到無限的傷慟！然而即使今後礦工的生活和所有礦場的安全措施都能更加改善，但他們仍須面對死亡的挑戰！推廣來看，也許這就是人類生命的縮影吧？

這段話深刻表露了這位礦作家對地層下的採礦者的關懷與同情，令我動容；遺憾的是，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出版後三個月，12月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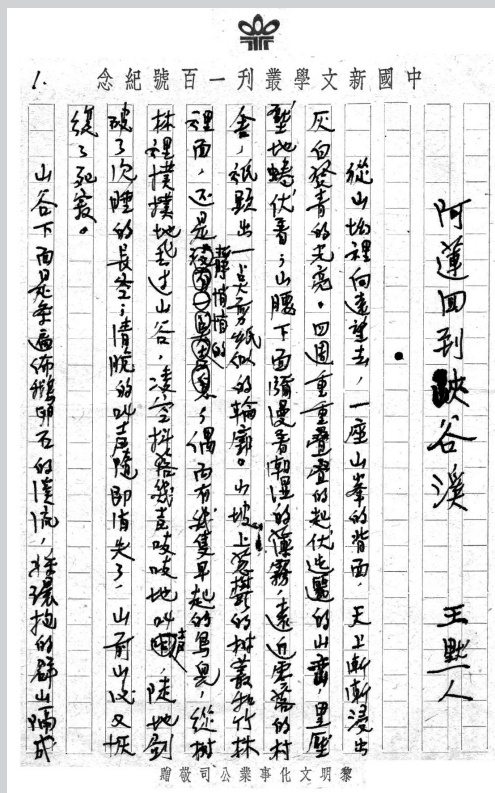
日，三峽鎮的海山一坑煤礦又釀巨災（93死），「他們（礦工）仍須面對死亡的挑戰」竟成了讖語！台灣的礦業從此全面停採停礦，王默人先生也成為台灣最後一位礦工小說書寫者。

4.

1985年元月，王默人先生離開台灣，遠赴美國，原因為何，我並不確知，但以當年的戒嚴威權和媒體生態來看，他的礦工書寫以及在「自立副刊」發表、《自立晚報》出版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或許多少有些關聯吧？鄉土文學論戰雖已經過多年，文學書寫如涉及鄉土、政治或工人、農人、軍人的主題，仍然會遭到調查與監視；而當年情治單位對媒體的管制以及對媒體從業人員的監控，尤其倍加綿密細緻而肅殺，不獨《自立晚報》為然。王默人先生的



王默人小說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原稿序。(向陽提供)



王默人小說〈阿蓮回到峽谷溪〉原稿首頁。(向陽提供)

處境，可想而知。

但這個問題我一直沒能問他，這個問題需要他自己回答。

我收到他的最後一封來信，已是他抵達美國四個月後，寫於5月2日的郵簡這樣說：

我自今年元月間來美後，拖到現在才寫信給您，甚歉！主要的是一切都不安定，住的問題和工作問題都不是很容易解決的事。

目前我時常打些臨工，但並不安定，不過對於這些我早就有了心理準備，只好一步一步地去克服困難。

字裡行間，可以想見他離台之匆迫，赴美後生活之落魄，我已忘了當年如何回覆他這封信，只知道從此就未嘗再有他的音訊，報章雜

誌上也再無他的任何作品，他離開了他曾經生活過、關愛過的土地；也離開了他曾經抱持的文學夢想和創作動力；他在台灣文學的各種論述中，似乎也被遺忘了。

從1985年至今，匆匆將近三十年，他離台之際50歲，我30歲，我們並無深交，卻有深緣。儘管30年雲月已去，我還是會想起他，一個曾為台灣礦工血淚書寫的來台作家，一個為低下、弱勢階級發聲的小說家，在台灣的主流文壇中某種程度也像是他筆下的「地層下的採礦人」，下入坑裡，渾身煤灰，儘管賣力掘礦，仍難免被坑外的慶典與喝采所遺忘！

遠隔太平洋，我只能遙祝王默人先生平安喜樂，只想告訴他：在我年輕的歲月中，《阿蓮回到峽谷溪》的取得、連載及出書，我至今從未或忘。

